

之一,周末晃去菜场买菜。上海的菜场,一向算得上十分好白相。我城四季分明,江海通达,鲜蔬瓜果,层出不穷,南货北货,济济一堂。闲闲买点小菜,轻易便晃去一个半个时辰。

暮冬时节,荠菜亦野,豆苗亦甜,冬笋细嫩富饶,年糕白腻软糯,件件都是无比的好。那个做春卷皮子的摊子,看多少眼,都觉得神乎其技,每趟路过,必是立住了脚,看中年妇人手起鹑落制两枚皮子,恨不得跟伊脱帽致敬一下。

卖私房鸭蛋的老婆婆,皱着一张沧桑老脸,一声不吭缩在角落里,自有相熟老客人山长水远一路迢迢寻了来,寒暄再三,然后携了美貌鸭蛋走。

酒铺子里累得层层叠叠的酒坛子,最是深沉。十年二十年陈的老坛黄酒,盖子一掀,香得人走不动。加饭香雪,一一都是国富民强来历扎实的好名字。每趟来,买菜

之前,先弯过来拎两斤太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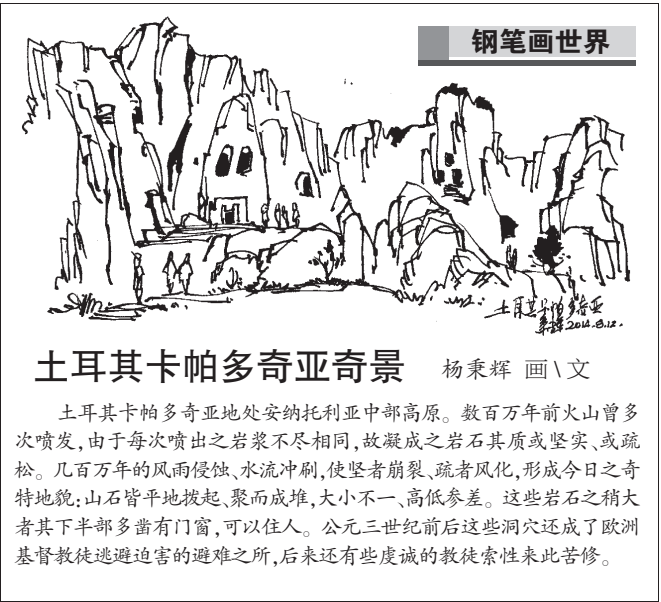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很爱这一路的人间烟火,陌路红尘,用胡兰成的笔法来写,叫做无限潇潇。

这日菜场里新添了一间小铺子,卖红酒的,不是论瓶卖,非常异想天开,是零拷。大木桶上装个小小的水龙头,拧开来,拷到客人自携的瓶子里,18元一斤,称斤两卖,跟零拷黄酒一个意思。立在铺子跟前,觉得天地俊明,宽敞得不得了,人间还有如此崭新生意经,走遍地球,第一次知道。

老板娘甜腻腻劝过来,要不要拷半斤试试看?阿拉客人都讲货真价实格算得不得了。智利进口红酒,不骗依。红酒不喜欢,阿拉白酒也有,或者红白各半斤弄点尝尝味道?在老板娘百般相劝之下,还真的零拷了一斤白酒回家,夜饭煮巴斯克炖鸡给包子。

darling,如此的海派,你感动不感动?

之二,转弯转弯再转弯,辗转就邂逅了一枚瑞士人,近两米的身量,在日式馆子里吃东西,伊那个尺码,举手抬头,略一伸展就碰了天花板,真真小苦难。伊在上海寄居两年,是瑞士某著名手表的制表师傅。格么,制表师傅,在上海做什么营生?人家到了上海,主要是修表,外加保养维护。一只昂贵表,大拆大卸,五脏六腑摊开来,一点一点再装回去,呵呵,跟拆装一枚小型飞机似的。很好奇,一天能够修几只瑞士表呢?瑞士男正正颜色,你怎么会这么想?我一个礼拜,撑死了,顶多,就能修一只了。据说,春节前后业务繁忙,公司刚从瑞士急调了四名高手增补上海市场。我听得弹眼落睛好奇心旺盛,格么,那个什么,卡某亚手表,我国女星人人至爱,好不好?瑞士男搁下饮食,卡某亚,怎么能算手表呢?主啊,那种东西怎么能戴呢?白眼翻翻,德语法语齐飞。格么,darling 瑞士男,依平日子里,戴什么手表呢?伊伸伸腕子,给我看,我们自家的牌子,太贵了,戴不起的。劳力士,这个还可以戴戴。人家一面孔的诚挚,是懂经,倒真不是炫。



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奇景 杨秉辉 画 \ 文

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地处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。数百万年前火山曾多次喷发,由于每次喷出之岩浆不尽相同,故凝成之岩石其质或坚实、或疏松。几百万年的风雨侵蚀、水流冲刷,使坚者崩裂、疏者风化,形成今日之奇特地貌;山石皆平地拔起、聚而成堆,大小不一、高低参差。这些岩石之稍大者其下半部多凿有门窗,可以住人。公元三世纪前后这些洞穴还成了欧洲基督教徒逃避迫害的避难之所,后来还有些虔诚的教徒索性来此苦修。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## 查理大桥上的赫拉巴尔

洁尘

到布拉格,对于我来说,最关键的那个人名不是哈谢克,不是哈维尔,不是塞弗尔特,也不是米兰·昆德拉,甚至不是卡夫卡。是赫拉巴尔。好几年前,读过苗炜的一篇文章,说他在布拉格的一家书店,站着把赫拉巴尔书中的黄段子翻了一个遍(这些黄段子在中文版里被删了),然后,跟着书店大妈去一个烟熏火燎的酒馆,见到了赫拉巴尔和哈谢克,跟他们聊了聊足球;后来在桥边(应该是查理大桥吧)还看到了卡夫卡的背影,差点上去打招呼,却被90公斤重的书店大妈死死抱住不得动弹,桥边,乌鸦嘎嘎地飞起来。这篇文章写得有趣,有苗炜一贯的那股邪劲。作家通过想象,虚构一下与自己心仪已久的作家见面的场景,这是真爱。我没想象过与赫拉巴尔相遇。我的想法比较文艺婉约——带上一本赫拉巴尔的书,让书跟布拉格合影。那是中文版的《过于喧嚣的孤独·底层的珍珠》。我有赫拉巴尔好些书的中文版,带上这本,是因为它最小最薄。旅途中,能轻便则轻便,这本书我还要带回家的。

把这本书跟布拉格的什么景色合影呢。赫拉巴尔生前常去的金虎酒吧吗?最合适的地点应该是那里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布拉格,完全不辨东南西

北,何况,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。看过龙冬写给赫拉巴尔的那篇长文,知道金虎酒吧应该就在查理大桥附近。好吧,那就查理大桥吧。桥边还有卡夫卡博物馆。我也爱卡夫卡呢。

在欧洲最古老最长的查理大桥上,我把带去的这本赫拉巴尔中文版小说摆在了桥栏上,对着伏尔塔瓦河水,拍下了照片,向赫拉巴尔致敬。那天整个查理大桥上下一片金黄。我一下子就懵了,金黄色!是啊,黄金之城布拉格,这就是一座金黄色的城市!就是老黄金的颜色!金得无比沉着。怎么能就这样跟想象完全吻合了呢?!我实在是恍惚,一瞬间心乱如麻,晕晕乎乎,跟喝高了似的。怪不得到了布拉格的人,说起这座城市都那么痴狂。

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摆在桥栏上面,向着湛蓝的天空,向着灰绿的河水……看着桥栏上的赫拉巴尔,我想,他给了我什么?是捷克文学传统核心的波西米亚气质,是生命的粗粝、忧惧、绝望和狂欢,是不被理解的骄傲,是琐碎的尊严和阴影中的层次与质感。我读赫拉巴尔的时候,84岁的他早在1997年2月3日从医院五楼坠落离世。

阳光中,查理大桥上的赫拉巴尔肖像成了黄金,那一刻,我在心里对他说,先生,我来到了您的城市!谢谢您!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387) ◆ 严力

在某些领域如果不建立团体个体就失业了

不少人习惯了阅读纸张上的现实于是就习惯了平面的生活

尽管超现实根本不想降落成现实但我们一直在为其假装整修跑道

我至今还是很难相信生活也是罪行的总称

在高科技领域里资本的流量最大

在商战里能激起最激烈硝烟的是人格

都市 专栏



周刊 第387期

细节是一种奢侈

一定是因为童年听多了广播里的“电影录音剪辑”,许多时候,较之听音乐,我更喜欢“听电影”。做家务时常常不是播放音乐,而是放部熟悉的电影来听。反正看得够熟的话,听着声音,脑子里会自动播放画面,也不用一直盯着看,做事时路过电视顺道瞄一眼,听到心爱的片段快要开始了不妨歇口气坐在沙发上重温……家务琐事,是和三餐灰尘缠斗不休的西西弗斯式劳作,温习一部心爱的电影,顺便干点家务——这么想心情就愉快多了。

听什么样的电影不一定,看当时的兴趣和心情。特别熟的几部,有的大爱里面京腔京韵的对白,像《茶馆》《倾国倾城》《霸王别姬》;有的喜欢听配乐,像《海上钢琴师》《真爱至上》《走出非洲》,《伤城》作

粤人好吃是出了名的。广州五星级酒店的中餐厅,工作日一大早就座无虚席。一对对中老年夫妻,并不讲究打扮,男人灰扑扑的夹克里照例有羊毛衫和松垮的衬衣领子,女人喜欢大花紧身裤,可是他们叫起鲜灾灾石榴球和叉烧包的声音的确清脆深情。幼小的孩子被母亲领着来喝早茶,这样熏陶下来,日后去到天涯海角,只怕仍会对一碟肠粉一碗老火皮蛋瘦肉粥念念不忘。从南华禅寺回广州的车上,我说今天夕阳真好,朋友笑着说:“我们这里管落日叫咸蛋黄,你看像不像?”“要不要这么现实?看到什么都想到吃。”好了,自此再唱“夕阳醉了,落霞醉了”恐怕会失笑。

西关的欧成记、伍湛记和南信甜品店,等位远比品堂一碗云吞面和双皮奶的时间长得多。预先做了功课,一路找到顺记去吃新鲜椰子和香芒雪糕,在趣香买鸡仔饼、蝴蝶酥,莲香楼买杏仁饼、老婆饼当手信。路过皇上皇的总店,即便见到门口大排长龙,还是挤进人堆里买腊

肠。西关老屋、老铜铺和最具老广州风情的荔枝湾,等过几天得了空再去慢慢逛。上过央视的猪脚姜店,在一条约两米宽的巷子里,头顶扯一块塑料布。我犹豫半晌,担心两边楼上随时会有东西落下,最终还是选了一个有屋顶的店坐进去吃。

在荔枝湾的巷子里奔跑长大的广州朋友,对西关的甜品店表示不屑,评价只有短短一句“只剩个老字号”。他带我去黄埔古港,说那里的姜撞奶还算正宗。点了单,一只碗底一汪姜汁的碗摆上桌来,服务生当场用水牛奶缓缓冲下,嘱咐客人等上一分钟。眼见着牛奶渐渐凝结,是谁的妙手偶成,让牛奶把生姜略带辛辣的芳香收拾得如此服帖?黄埔古村路边小店的煲仔饭,在炭火上冒着热气,临起锅的时候,撒了一把白菜叶子,配上一罐枇杷花炖瘦肉汤,就是完美的一餐。我知道枇杷花润喉止咳可入药,“夜来书香静,欲饮枇杷幽”是旖旎的诗句,没想到路边喝来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## 让思想拐个弯 工具的时代

顾土

这二十来年,我们已经进入了工具的时代,烤面包、抽油烟、饮用水过滤、吃螃蟹、压核桃,无论做什么,都有相应的专门工具,而且越来越细微,再也不必费神费力费肢体了。

所谓费肢体,就是以身体的各个部位充当工具,压、掰、咬、嗑、撬,无所不用其极。这对年轻一代来说,可能已经无法想象,而在过去,却是很多人的生存技能。

我读中学时,很多同学的牙齿都能开瓶盖。在外面买瓶汽水,让售货员开盖,对方不是没空,就是一时间找不到起子了,此时,某位男同学就会挺身而出:费那劲干嘛?我来!他们可以将两边的牙齿充作起子,还可以将嘴角权当起子的沿口,或往上一使劲,或向下一用力,瓶盖无不顺势落地。那时的牙齿,还能在吃蟹脚的关口当钳子,至于咬坚果的时刻,更是非牙莫属,好在长辈们对牙的长相要求并不高,孩子们矫正牙齿的比较少见,而东扭西歪的反倒十分普遍。如今,开瓶盖的起子五花八门,即便你坚持以牙替代,不嫌弃的恐怕不多。

现在吃核桃有专门的工具,将核桃置于一个槽内,抓住两个手柄一夹,核桃顿时裂开,取食格外方

便。但我小的时候,吃核桃有多种方式,基本都是因地制宜。有的放在门与门框之间,将门一关,核桃也就夹碎了,但门沿却从此凹凸不平;有的专凭大拇指与手掌的力气,生生将核桃捏碎;还有的干脆就用牙咬,敢用牙咬核桃的,牙齿大概都属于尖利型。

从前的肢体,尤其是脚,还常常用于饮食。我在江西余江锦江镇生活时,邻居家结婚,年糕是宴席的主食,那盆糯米面就放在洗脚盆里,而且被双脚整整踩了一晚,据说这样的年糕才有吃头。我十几岁时总去北京东安市场买杂拌糖,多次看到售货员当众将各类水果糖、牛奶糖倒在地上,然后用脚来回蹬,直蹬到各色糖果均匀混搭后才罢脚。现在,假如再有这种情景,估计就会有顾客投诉了。

现在这个工具的时代,其实也是市场经济的结果,需要什么就有人造什么,什么便利就有人发明什么。而在过去,牙膏买回来还要用菜刀切掉牙膏头,多少年过去了,都没有想过在牙膏盖后面可以设计个细小的锥子,反过来一插即可。不过,过分依赖工具也让我们的力气变小了,今天,如果不是“纸皮”的,有多少人还能将核桃一捏就碎呢?

## 做做事情听听电影

阿眉

为电影我倒不是特别喜欢,可是配乐太好听了,冲着音乐也听过许多遍;甚至,放部热闹的武侠枪战片干活别有一番乐趣,刀剑铿锵声里给鸡腿拆骨,《英雄本色》里枫林阁枪战的时候刚好拿起一只花瓶擦灰,都是特别好玩的事。

虽然听不懂日文,最近做家务的时候,常放来当背景的是女导演荻上直子2006年的作品《海鸥食堂》。是因为画面实在明亮清爽干净通透吧,简直是清洁房间的终极楷模。许多镜头,几乎就是活动的家居杂志样板屋,演员阵容基本相同的另一部《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》也有类似功效,窗明几净的居家和店面,看着看着就会不由自主跳起来开始清理房间。

屏幕上,扮演女主角幸惠的小林聪美在大多数时候都在擦着手

中的餐具,或是气定神闲地站在灶台前,有条不紊地做出饭团、肉桂卷、咖啡、猪扒饭……像是电视机里多了个人陪着自己干活儿,听不懂对白没关系,声音好听,情节仿佛也可忽略,就是三个女人在遥远的芬兰买菜、做饭、蒸桑拿、晒太阳,不慌不忙地过着日子。整部电影清淡宁静,简直有清心安神的效果。

因为《海鸥食堂》,隔天在超市忍不住就买了寿司醋和海苔回来。早晨把磨好的咖啡粉填进滤网压实后,忽然想起电影里会让咖啡更美味的咒语,用手指在压紧的咖啡粉平面上戳个小坑出来,念出咒语“KopiLuwak”——念过咒语的咖啡会更美味吗?放部电影整理房间会更干净吗?谁在乎呢!电影和咒语一样,带来的是心灵从手边杂务中穿越到另一个次元的微笑瞬间。